



北齊書卷三十八

齊川屯園
氏園園開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字子書 以字行

元文造

趙彥深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
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
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
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
等竝追詣晉陽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八年侯景叛除東
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遷東徐州
刺史為淮南經略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

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東
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救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
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
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斬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
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
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
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
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
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卽
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
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
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暉送於建鄴歷宋齊梁

此南雅
本作一

習學記之云魏
仲年格致純高
氏反以觀此則
是時材用以赴
功名自不繫君
也銓叙群考
曰吏部職
宰相知人能盡
器使乃職業中
一大事如諸葛
亮何必更須為
書耶

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
於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
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
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所獎者疎袁叔德沉密
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
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闕不遺考之前後銓
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
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
通顯術清儉寡嗜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
政少愛文史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
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
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

不須以分人
一亦不可保
耳

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諡曰孝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未有起家負外散騎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

古下南
雜本有
東子

後忽被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即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侍中文遙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多命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朝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

廢姓固尚
如此

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
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惟有
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而已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
文遙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
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
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
為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
媿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為
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
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
十八人同入開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
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

同入開府
字行恭

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
道答云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
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熹之後高祖父難為清河太守有
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原人也本名隱避齊廟諱
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
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
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
為雅論所歸服味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
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
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
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

爲尚書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祕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卽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卽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

祕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卿，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卽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爲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旣執朝權，群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常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

常遜言恭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
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
歲傅謂之曰家貧而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
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
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
為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良恭
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群書善艸隸雖與弟書
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
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以萬年縣子
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
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
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竝相繼居中書

身於
作人

与北史同

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材最劣

習學記云諫巡晉陽死者六人趙彥深唐邑華以未即署名僅免此則河

陰之戮不待爾朱榮也昔趙盾有存逃趙盾作難盾未出山而後及吾見以盾

為弑君不後信三傳也審爾則靈公拒諫及殺盾也亦不為信也不信未足

深以於愛民保國之意極言其理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此史三十三卷

祖珽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子瑜魏鴻臚卿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州主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管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通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妳母轉黃門侍

魏州中書
氏閣南

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不容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勵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卽召已署官人，集合章殿，以季舒、張雕、劉

逃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
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
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
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解
怠縱貧賤廝養亦為之療庶子長君尚書右丞兵部郎中次鏡玄
著作佐郎竝流於遠惡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
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為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
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竝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
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
州刺史云

祖珽字孝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神情機警詞藻
道逸少馳令譽為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

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
武聞之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
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
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為
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乃受山東課
輸天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姬擲樗蒲新曲招城
市年少歌舞為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
聲色之遊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雋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
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
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
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由
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并為畫計請糧

之際令子先宣教出粟十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
受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
實孝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東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
銅壘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
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
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珽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
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
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寶^{太后}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
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
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
秩質錢糶^補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
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

典籤高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
珽卽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錘其穀倍徵未及科會
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
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
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
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
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
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錠唯與喜
二錠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
叔諶季瓌等叔諶以語楊愔愔頰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
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據法處絞上尋捨之又
盜官遍略一部事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并與平陽公

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政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恐是常但宜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政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雖嫌其數犯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藏免官文宣每覲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章武太守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

郎數上密啓爲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爲中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祇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如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

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
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此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
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
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
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
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
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
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和中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
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
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
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
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譟謠若爲有識所

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
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
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
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
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用知可如
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
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
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張
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由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
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已
及子俱係休祚叢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口珽且
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

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爲流囚常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帝位者實猶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報重恩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其計旣行漸彼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珽

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寔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以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

習字元云
祖魏氏立文林
館後改地損

郭沙汰人物推
親由為致也
是時人士相附
與王并女柳宗
能首立廣陵王
參決則大權歸
已宦豎退伏及
元和法固不福
此治不識
斷而蔽多耳

封士讓啓告光及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
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語侯呂芬穆提
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且面奏具陳珽
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見帝令引
入珽自分疎并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
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淮令張叔略
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營州
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
總知騎兵外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
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
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
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

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章服竝
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延士爲致治之方陸媪穆
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賄
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
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
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
排毀卽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
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益以疎又諸宦者更共譖
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
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信爲善人故舉之此來看
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出敕受
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

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柏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或疑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言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遺珽且戰且守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竝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太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吟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少學有辭藻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北齊書卷三十九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尉瑾字安仁父慶賓為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取其外生皮氏女由此擢拜中書舍人既

西川電圖氏書印

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祕密由是朝之幾事頗亦預聞尋兼右僕射攝選未幾卽真病卒世祖方在三臺飲酒文遙奏聞遂命徹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爲世所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別白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卽瞋詈不可諮承旣居大選彌自驕很子德載

嗣

馮子琮信都人北燕主馮跋之後也父靈紹度支郎中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爲肅宗除領軍府法曹典機密攝庫部肅宗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殿中郎加東宮管記又奉別詔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天統元年世祖禪位後主世祖御正殿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除給事黃門侍郎領王衣都統世祖在

晉陽旣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世祖親自巡幸怪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世祖稱善及世祖崩僕射和士開先恒侍疾祕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竝祕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意欲晉趙集涼風堂然後與公詳議時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先恒居內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群臣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

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即令之任子琮除州非後主本
 意中旨殷勤特給後部鼓吹加兵五十人并聽將物度關至州未
 幾太后為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為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
 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
 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俄遷尚書左僕
 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卑辭曲躬事事諮稟
 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內官
 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
 隙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內省絞殺之子琮微有識監
 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為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
 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日便驗子慈正
 赫連子悅字士欣勃勃之後也魏永安初以軍功濟州別駕及

高祖起義侯景為刺史景本爾朱心腹子悅勸景起義景從之除
 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答云臨水武安二
 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
 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答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
 潤負公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敕依事施行在郡滿更徵
 為臨漳令後除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
 加恤隱戶口益增治為天下之最入為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
 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後以本官兼吏部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
 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
 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
 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或薦於高祖命其直外兵曹典執文

帳邕善書計彊記默識以幹濟見知擢爲世宗大將軍府參軍及世宗崩事出倉卒顯祖部分將士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顯祖甚重之顯祖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變^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彊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彊濟明辨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彊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弊十年從^去晉陽除兼

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顯祖嘗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曰卿劬勞旣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更求一人堪代卿者遵彥云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顯祖或時切責侍臣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肅宗作相除黃門侍郎於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天統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故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爲人馬疲敝奏請每月兩圍世祖從之後出爲趙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卽追卿遷右僕射又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典執文帳明
解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除大丞相
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
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退後敕建就彼檢校續使人詣建問領馬
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敕

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譖之遣侍中斛律孝
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車駕將幸晉陽敕孝卿總知騎兵
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典樞要歷事六
帝遇恩甚重且爲孝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狼
狽還鄴都邕懼那肱譖之恨斛律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
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爲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依例授儀同大將
軍卒於鳳州刺史邕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
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彊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麤糧儲虛
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
藏漸虛邕度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旣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
寺陳訴越覽詞牒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糾竝御注放免
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爲徵官錢違限邕

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搥撻朝士者至是甚駭物聽邕三子
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
舍人隋順戎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
周伏法齊朝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
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治謂之外
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爲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
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典執文帳明
解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除大丞相
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
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退後敕建就彼檢校續使人詣建問領馬
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敕

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敕許焉戎乘無損建有力焉武
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他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
寄爲重建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年
臨幸徵詔差科責成州郡本藩寮佐爰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無
暇諸子幼稚俱爲州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
勝流當世以爲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三

終

西川中鳳
氏閣開甫

北齊書卷四十一

西川中鳳
氏閣開甫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傳伏

高保寧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魏琅邪太守朔州刺史因家邊
朔父誕魏恒州刺史左衛將軍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

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孝昌二年除羽林監中興元年除襄威將軍晉州車騎府長史後從高祖於信都舉義授中堅將軍散騎侍郎帳內大都督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二年除渤海郡守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加鎮東將軍二年除北徐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從高祖與西師戰於邛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據中渾城武定二年除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反於河南爲景所攻顯率左右二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時高岳慕容紹宗等討景卽配顯士馬隨岳等破景於渦陽武定六年拜太府卿從世宗平王思政於潁川授潁州刺史七年轉鄭州刺史八年加驃騎將軍進侯爲公通前食邑一千三百戶天保元年加衛大將軍刺

史如故二年與清河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爲賊貨解鄭州大理禁止處斷未訖爲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同攻梁北徐州擒刺史王彊與梁泰州刺史嚴超達戰於涇城破之五年授儀同三司其年又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于時梁將蕭循與侯瑱等圍慕容儼於郢州復以顯爲水軍大都督從攝口入江救之師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帛五百疋十年食幽州范陽郡幹乾明元年除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轉封樂安郡開國公二年除趙州刺史河清元年遷洛州刺史二年復除朔州刺史秩滿歸天統元年加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四年卒六十六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事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送因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

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植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高祖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主菴羅辰於陁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趨捷有武用每有戰功十年食安樂郡幹乾明元年除武衛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肅宗作相以本官攝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除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尋加開府二年出爲梁州刺史三年突厥圍逼晉陽令景和馳驛赴京督領後軍赴并州未到間賊已退仍除領左右大將軍食齊郡幹又除并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遷殿中尚書二年除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

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治恒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率衆西討尅姚白亭二城別封永寧郡開國公又除領軍將軍又從軍拔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兵指西關內外惶惑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趙州刺史尋遷河南行臺尚書右僕射洛州刺史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轉食高陽郡幹軍至泗口值上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騎數百擊破之斬

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送京師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敕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景和以尉破胡軍始喪敗怯懦不敢進頓兵淮口頻有敕使催促然始度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旅逆戰摩訶退歸是時拒吳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由是獲賞除尚書令別封西河郡開國公賜錢二十萬酒米十車時陳人聲將度淮令景和停軍西兗州爲拒守節度武平六年病卒年五十五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定常朔幽定平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長子信機悟有風神微涉書傳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勳貴子弟之中稱其識鑒於并州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武平末太子齋帥有才藻檢行開皇中通事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致死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少而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高祖親信副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後頻從顯祖討茹茹破稽胡又從高岳平郢州除持節河州刺史食朝歌縣幹尋爲肅宗丞相府諮議參軍皇建中除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天統二年加開府又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平信州賊除領軍將軍轉食上黨郡幹從平高思好封義陽王七年後主幸晉陽令世榮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平王北宮留後尋有敕令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檢試舉人爲乘馬至雲龍門外入省北門爲憲司舉奏免官後主圍平陽除世榮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於城西拒戰敗被擒爲周武所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

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厭賜與過度發言歎惜子子真武平
末假儀同三司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係祁連山因
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
便習弓馬永安三年爾朱榮徵爲親信至洛陽榮被害卽從爾朱
世隆出奔建州仍從爾朱兆入洛其年又從兆討紇豆陵步藩補
都督普泰元年加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
朱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信爾若
不走今夜必當殺爾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
今亦欲去爾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稍曰爾不從我必刺爾
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卽背京纏復歸爾朱及兆敗乃歸高祖
高祖問曰爾朱京纏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

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爾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遂補都督步落
稽等起逆在覆釜山使猛討之大捷特被賞賚元象元年從高祖
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邙山二年除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
轉中外府帳內都督賞邙山之功封廣興開國君五年梁使來聘
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
右馳射兼共試力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
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之其年除撫軍將軍別封石城縣開國
子食肆州平寇縣幹天保元年除都督東秦州刺史別封雍州京
兆郡覆城縣開國男從顯祖討契丹大獲戶口又隨斛律賊北征
茹茹敦令猛輕將百騎深入覘候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
遂大破之賚帛三百段七年除武衛將軍儀同三司九年轉武衛
大將軍乾明初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封石城郡開國伯尋進

爵爲君二年除領左右大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疋
牛羊三萬頭河清二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敕猛將三百騎覘
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賊衆多遂漸退避賊中有
一驍將超出來鬪猛遙見之卽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
刺賊落馬因卽斬之三年別封武安縣開國君加驃騎大將軍天
統元年遷右衛大將軍乃奉世祖敕恒令在嗣主左右兼知內外
機要之事三年除中領軍四年轉領軍將軍別封義寧縣開國君
五年除并省尚書左僕射餘如故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
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彥深
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旣出
彥深以猛爲趙之黨與乃除光州刺史已發至牛蘭忽有人告和
士開被害日猛亦知情遂被追止還入內禁留簿錄家口尋見釋

削王爵止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
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曾有敕徵詣闕似欲委寄韓長鸞等沮難
復除膠州刺史尋徵還令在南兗防捍後主平陽敗還又徵赴鄴
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尋卒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高祖虔魏陳留王父永少爲奉朝請自
積射將軍爲元天穆薦之於爾朱榮參立孝莊之謀賜爵代郡公
加將軍太中大夫二夏幽三州行臺左丞持節招納降戶四千餘
家榮又啓封永朝那縣子邑三百戶持節南幽州刺史假撫軍將
軍天平初高祖以爲行臺左丞尋除潁州刺史又爲北揚州刺史
天保中徵拜大司農卿遷銀青光祿大夫依例降爵爲乾鄉男大
寧二年遷金紫光祿大夫景安沉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
釋褐爾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寧遠將軍又轉榮大丞相府

長流參軍高祖平洛陽領軍婁昭薦補京畿都督父永啓迴代郡公授之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隨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景安臨陣自歸高祖嘉之卽補都督興和中轉領親信都督邗山之役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鄉男代郡公如故世宗入朝景安隨從在鄴于時江南款附朝貢相尋景安妙閑馳騁雅有容則每梁使至恒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世宗嗣事啓滅國封分錫將士封石保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加安西將軍又授通州刺史加鎮西將軍轉子爲伯增邑通前六百戶餘如故天保初加征西將軍別封興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三年從破庫莫奚於代川轉領左右大都督餘官竝如故四年從討契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後頻從駕再破茹茹遷武衛大將軍又轉領左右大將軍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慮或

侵邊仍詔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旣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遣使推檢同行諸人贓汙狼籍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贓絹五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又轉都官尚書加儀同三司食高平郡幹又拜儀同三司乾明元年轉七兵尚書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馳驛詣鄴慰勞百司巡省風俗肅宗曾與群臣於西園醺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大寧元年加開府二年轉右衛將軍尋轉右衛大將軍天統初判并省尚書右僕射尋出爲徐州刺史四年除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進

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之在邊州鄰接他境
綏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威恩
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六年徵拜領
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子仁
武平末儀同三司武衛隋驃騎將軍卒於丹楊太守初永兄祚襲
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
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
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
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
景豫美姿儀有器幹永安中羽林監元顥入洛以守河內功賜爵
永安君後爲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引爲開府諮議參軍韶出鎮
定州啓爲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言相應和豫占云

時南雍
本語作
切

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
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孤隨母
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焉止於軍士之中有才幹便弓馬被
簡擢補定州六州都督宿衛晉陽或稱其有識用者世宗與語悅
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除中書舍人豫州司馬永業解
書計善歌舞甚爲顯祖所知乾明初出爲河陽行臺右丞遷洛州
刺史又轉左丞刺史如故加散騎常侍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
澗築城戍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遷行臺
尚書至河清三年周人寇洛州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
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
永業久在河南善於招撫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爲爪牙每先

馬止南
雅本心
永業

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感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尋徵爲領軍將軍河洛民庶多思永業朝廷又以疆場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匆遽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乃解圍去永業進位開府封臨川王有甲士三萬初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爲周將常山公所逼乃使其子須達告降於周周武授永業上柱國宣政末出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傳伏太安人也父元興儀同北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河陰伏自橋夜渡入守中渾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捷也貴和弗許武平六年除東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尅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之招伏伏不從後主親救晉州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軍來掠伏擊走之周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卽給告身以金馬礪二酒鍾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卽斬之以號今天下周帝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

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
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
死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
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別引之與
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卽與公高官恐歸投
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
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
決意往取河陰正爲傳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
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
後兵將罕有全節者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兗州
周帝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
字鵬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旣爲闍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
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觀古人節義事未嘗
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
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毆捶
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
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
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
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
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
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其壯烈贈馬七十匹而歸
高保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
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保寧率驍銳
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發薊又聞鄴都不

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信在突厥中上表
勸進范陽署保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保寧引紹信
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還
據黃龍竟不臣周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末運位高
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傳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
簡冊安可貴乎

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保不愆不忘以斯終老傳子之輩逢茲不
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艸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陽斐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父藻魏建德太守贈幽州刺史孝莊
時斐於西兗督護流民有功賜爵方城伯歷侍御史兼都官郎中
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興和中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
侍聘於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

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俛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修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渾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卽壑以爲公家苑囿遺斐書曰當諮太將軍以足下爲匠者斐答書拒曰當今殷憂啓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劉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

辭雖係以噴墻填壑亂以收且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也尋轉尚書右丞天保初除鎮南將軍尚書吏部郎中以公事免久之除都水使者顯祖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斐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遷散騎常侍食陳留郡幹未幾除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丞乾明元年徵拜廷尉卿遷衛大將軍兼都官尚書行太子少傅徙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抗表致仕優詔不許頃之拜儀同三司食廣阿縣幹卒於位贈使持節都督北豫光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諡曰敬簡子師孝中書舍人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濟州刺史父文符通直侍郎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儀同賀拔勝辟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爲大將軍西閣祭酒轉中外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

世宗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世宗重其才識潛曾從容白世宗云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世宗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初除中書舍人以奏事忤旨免尋除左民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將救江陵特赦潛以爲岳行臺郎還遷中書侍郎尋遷黃門侍郎黃門鄭子默奏言潛從清河王南討清河王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賂遺還不奏聞顯祖杖潛一百仍截其鬚左遷魏郡丞尋除司州別駕出爲江州刺史所在有治方肅宗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爲陳兵所敗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爲南討經略琳部曲故義多在揚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內外甚得邊俗之和陳泰譙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珍前後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

彭城郡幹遷合州刺史左丞如故又除行臺尚書尋授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屬陳遣移書至壽陽請與國家和好潛爲奏聞仍上啓且願息兵依所請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世祖追琳入京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大樹風績甚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卿宜深備之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年滿之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煩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竝送官廐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

以香華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度江侵掠復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五年與王琳等同陷尋死建業年五十七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爲嗣士邃字子淹少爲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歷侍御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出爲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潛從祖兄懷仁字子友魏司徒司馬道將之子懷仁涉學有文辭情性恬靖常蕭然有閑放之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曾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性情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甚衍以爲然武平末卒懷

仁兄子莊之少有名望官歷太子舍人定州別駕東平太守武平中都水使者卒官懷仁從父弟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武平末尚書郎沈靖有才識風儀蘊籍容止可觀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頓微昌衡與頰丘李若彭城劉泰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修竝爲後進風流之士昌衡從父弟思道魏處士道亮之子從神情俊發少以才學有盛名武平末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思道父兄正達正思正山魏右光祿大夫道幼之子正達尚書郎正思北徐州刺史太子詹事儀同三司正山永昌郡守兄弟以后舅武平中竝得優贈正山子公順早以文學見知武平中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康寺三少爲物論推許正達從父弟熙裕父道舒爲長兄道將讓爵由是

習字記言云崔
劼字彥玄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
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為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為南平原貝丘
人也世為三齊大族祖靈延宋長廣太守父光魏太保劼少而清
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自開府行參軍歷尚書儀曹郎祕書丞
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
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
慎甚為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在任有政績皇建中入為祕書
監齊州大中正轉鴻臚卿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
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世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
劼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充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書

熙裕襲固安伯虛淡守道有古人之風為親表所敬重潛從祖兄

遜之魏尚書義僖之子清靖寡欲卒於司徒記室參軍

崔劼字彥玄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

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為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為南平原貝丘

人也世為三齊大族祖靈延宋長廣太守父光魏太保劼少而清

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自開府行參軍歷尚書儀曹郎祕書丞

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

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

慎甚為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在任有政績皇建中入為祕書

監齊州大中正轉鴻臚卿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

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世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

劼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充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書

武史作寇避
亦不祖諱也

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撰新

書遇病卒時年六十六贈齊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初和

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

官而劼二子拱搆竝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搆幸得不凡

何為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

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見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

服拱天統中任城王潛丞相諮議參軍管記室搆揚州錄事參軍

廓之沉隱有識量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為琅邪王儼大司馬西

閣祭酒遷領軍功曹參軍武平中卒

盧叔武范陽涿人青州刺史文偉從子也父光宗有志尚叔武兩

兄觀仲竝以文章顯於洛下叔武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

葛亮之為人為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

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世宗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
不得已布裘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
肅宗卽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問以世事叔武勸
討關西畫地陳兵勢曰人衆敵者當任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強
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
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
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
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
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
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
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卽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
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五年彼自破

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上令元文遙與叔武參謀
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祚拜儀同三司都官尚
書出爲合州刺史武平中遷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叔武在鄉時
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
校然而歲歲常得倍餘旣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
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
起云難爲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殮葵菜木椀盛之片
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
武與族弟士遂皆以寒餒致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
葬之叔武族孫臣客父子規魏尚書郎林慮郡守臣客風儀甚美
少有志向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爲任城王妃天保末任城
王致之於朝廷由是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

李强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舍人太子中庶子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陳還卒於路贈鄭州刺史鴻臚卿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休之雋爽有風槩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爲後來之秀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竝召爲州主簿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薊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榮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

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啓除冠軍長史普泰中兼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尋爲太保長孫稚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太昌初除尚書祠部郎中尋進征虜將軍中散大夫賀拔勝出爲荊州刺史啓補驃騎長史勝爲行臺又請爲右丞勝經略樊沔又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高祖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休之聞高祖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以天平二年達鄴仍奉高祖命赴晉陽其年冬授世宗開府主簿明年春世宗爲大行臺復引爲行臺郎中四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其文曰六王三川高祖獨于帳中問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徵旣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

伊爲三川亦云涇渭洛爲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
大王若乘天命終應統有關右高祖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及今
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開國
伯食邑六百戶除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郎中興和二年
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清河崔長謙使於梁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
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
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高祖禁止
會赦不治五年兼尚食典御七年除太子中庶子遷給事黃門侍
郎進號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
敦喻顯祖爲相國齊王是時顯祖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
人心未一旦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
事鄴中悉知於後高德政以聞顯祖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

常侍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驃騎將軍積前事也尋以
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開國男以本官兼領軍司馬後
除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書侍郎尋除中山太守顯祖崩徵休之
至晉陽經紀喪禮乾明元年兼侍中巡省京邑仍拜大鴻臚卿領
中書侍郎皇建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大
中正肅宗留心政道每訪休之治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
淫侈恤民患爲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太寧中除都官尚書轉七兵
祠部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休
之在中山及治西兗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
頌德尋除吏部尚書食陽武縣幹除儀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多
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武
平元年除中書監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祿大夫

兼中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竝如故尋以年老致仕
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六年除正尚書右僕射未幾又領中書監
休之本懷平坦爲士友所稱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及
珽被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嫌隙及鄧長顓顏之推奏立文林
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
參軍之徒同入待詔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
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
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
決收死後便動作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
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又
謂其所親云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爲時論所鄙休
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邢魏殂後以先

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平齊與吏部尚
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修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
農卿崔達掾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
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
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
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高行恭辛德源王邵陸
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盧思道有所撰錄止云休之
與孝貞思道同被召者是其誣罔焉尋除開府儀同歷納言中大
夫太子少保大象末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
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竝行於
世子辟強武平末尚書水部郎中辟強性疎脫無文藝休之亦引
入文林館爲時人嗤鄙焉

表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翻之子也出後叔父躍七
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九歲州辟王簿性深沉有鑒識清淨
寡欲與物無競深爲尚書崔休所知賞魏太昌中釋褐太保開府
西閣祭酒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尋兼尚書度支郎仍歷五兵左民
郎中武定末太子中舍人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
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八年兼太府少卿尋轉大司農少卿
又除太常少卿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前官加冠軍輔國
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
中丞司徒錄事參軍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娉太原王義
女爲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修坐爲首寮又是國
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
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卽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爲政清靖

南齊本
表字修

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
出過詣諸州梁鄭克豫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
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
泣留連竟欲遠送旣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
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
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紀功德府省爲奏敕報
許之尋除都官尚書仍領本州中正轉兼吏部尚書儀同三司尚
書尋卽真修少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
清華時望多相器特許其風監在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爲水部郎
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秩門生藜藿聿修猶以
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用銘載甚深雖人才無愧蓋亦由其接引
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嫁相

尋聿修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饒遺聿修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兗州時邢邵爲兗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爲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道喪若違忤要勢卽恐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齊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又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二子知禮武平末儀同開府參軍事隋開皇中侍御史歷尚書民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太子中舍人

史臣曰崔彥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爲時宗袁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竝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安可道哉

贊曰惟茲數公心安寵辱不夷不惠坐鎮流俗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終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李稚廉，趙郡高邑人也。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廉少而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聰敏好學，年十五，頗尋覽五經章句。屬葛榮作亂，本郡紛擾，違難赴京。永安中，釋褐奉朝請。晉泰初，開府記室龍驤將軍廣州征南府錄事參軍，不行。尋轉

齊州中郎將 氏蘭國南

開府諮議參軍事。前將軍天平中，高祖擢爲泰州開府長史。平北將軍稚廉緝諸將士，軍民樂悅。高祖頻幸河東，大相嘆賞，轉爲世宗驃騎府長史。詔以濟州控帶川陸，接對梁使，尤須得人。世宗薦之，除濟州儀同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高祖行經冀州，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戶口，增損高祖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景取備事緒，非稚廉每應機立成，恒先期會，莫不雅合。深旨爲諸州准的高祖，顧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竝謝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其日賜以牛酒。高祖還，并以其事告世宗。喜而語人曰：吾足知人矣。世宗嗣事，召詣晉陽，除霸府掾。謂杜弼曰：并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各舉所知。特雅有所稱，皆不允。衆人未答。世宗乃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李稚廉卽其人。

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待以上賓之禮。天保初，除安南將軍、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問以治方語及政刑寬猛。帝意深文峻法。稚廉固以爲非。帝意不悅。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帶西兗州刺史。徵拜太府少卿，尋轉廷尉少卿。遷太尉長史。肅宗卽位，兼散騎常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納用。除合州刺史。亦有政績。未滿行。懷州刺史還朝，授兼太僕卿。轉大司農卿。趙州大中正。天統元年，加驃騎大將軍、大理卿。世稱平直。爲南青州刺史。未幾徵爲并省都官尚書。武平五年三月卒。於晉陽年六十七。贈儀同三司、信義二州刺史、吏部尚書。

封述字君義，渤海蓆人也。父軌，廷尉卿。濟州刺史。述有幹用。年十八，爲濟州征東府鎧曹參軍。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啓爲御史。遷大

司馬清河王開府記室參軍兼司徒主簿太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以平幹稱天平中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刪定。梁散騎常侍陸晏子沈警來聘以述兼通直郎使梁還。遷世宗大將軍府從事中郎監京畿事武平五年除彭城太守當郡督再行東徐州刺史武定七年除廷尉少卿八年兼給事黃門侍郎齊受禪與李獎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天保三年除清河太守遷司徒左長史行東都事尋除海州刺史太寧元年徵授大理卿河清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天統元年遷度支尚書三年轉五兵尚書加儀同三司武平元年除南兗州刺史更滿還朝除左光祿大夫又除殿中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

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媾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逕府訴云送贏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吝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武平末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魏員外郎武定中永安公開府法曹稍遷尚書起部郎中轉三公郎出爲東平原郡太守遷定州長史又除河間郡守入爲尚書左丞又爲濟南太守隋開皇中卒詢闕涉經史清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績民吏敬而愛之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惇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任司徒主簿以能判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

稍遷陽平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卽是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准
又勳貴屬請朝夕徵求惇竝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治爲天下第一
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遷魏尹出拜齊州刺史轉梁州刺
史治竝有聲遷大司農會侯景叛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
惇常督漕軍無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
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鬣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髯稱美遂
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爲齊鬣公世祖
踐祚領御史中丞爲膠州刺史尋追爲司農卿又遷大理卿再爲
度支尚書歷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
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下邳郡幹以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惇
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同郡邢邵
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馮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

朝議甚鄙薄之雖以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
徐之才之徒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
欣笑滿堂惇不解劇談又無學術或竟坐杜口或隱几而睡深爲
勝流所輕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
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
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卒于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
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羊烈字信卿太山鉅平人也晉太僕卿琇之八世孫魏梁州刺史
祉之弟子父靈珍魏兗州別駕烈少通敏自修立有成人之風好
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中烈從兄侃爲太守據郡起
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
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爾豈有幸

從兄之敗以爲已利乎卒無所受弱冠州辟主簿又義治中從事
刺史方以吏事爲意以幹濟見知釋中太師咸陽王行參軍遷祕
書郎顯祖初爲儀同三司開府倉曹參軍事天保初授太子步兵
校尉輕車將軍尋遷并省比部郎中除司徒屬頻歷尚書祠部左
右民郎中所在咸爲稱職九年除陽平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
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美焉皇建二年遷光祿少卿加龍
驤將軍兗州大中正又進號平南將軍天統中除大中大夫兼光
祿少卿武平初除驃騎將軍義州刺史尋以老疾還鄉周大象中
卒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
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竝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
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云我累世本州刺
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答云卿日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

刺史皆是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
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
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祉子深魏中書令深子肅以學尚知名世
宗大將軍府東閣祭酒乾明初冀州治中趙郡王爲巡省大使肅
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天統初遷南兗州長史
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出爲武德郡守烈弟脩有才幹大寧中
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民部侍郎卒於
隴西郡贊治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也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獻公文宗
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孝莊永安中以父功賜爵臨潁縣伯除員
外散騎常侍大中四年涼州大中正遭父憂去職武定初服闋吏
部召領司徒記室加平東將軍世宗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

書祠部郎中仍領記室轉太子洗馬天保元年除太子中舍人乾
明初出爲范陽郡守皇建二年拜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
得邊境之和爲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得放還天統初入
爲吏部郎中議遷御史中丞典選如故尋除散騎常侍仍攝吏部
加驃騎大將軍屬秦州刺史宋嵩卒朝廷以州在邊陲以文宗往
涇州頗著聲績除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文宗爲
治如在涇州時李孝貞聘陳陳主謂孝貞曰齊朝還遣源涇州來
瓜步真可謂和通矣尋加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徵領國子祭酒三
年遷祕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江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
居省密訪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僕妨賢既久憂懼交深今
者之勢計將安出弟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間情事今將何以禦之
對曰荷國厚恩無由報効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朝廷精兵必不
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反爲彼餌
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進旣不得退又未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
王出而能入朝野傾心脫一日參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
再三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
淮南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捉兵足
堪固守且琳之於曇瑱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計之上者若不
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
良圖足爲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來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
盡言因相顧流涕武平七年周武平齊與陽休之表聿修等十八
人同敕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初授宮州刺史
至州遇疾去官開皇六年卒年六十六文宗以貴遊子弟昇朝列
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爲善于附

會子師少好學明辨有識悟尤以吏事知名河清初司空參軍事歷侍御史太常丞尚書左外兵郎中隋開皇中尚書比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大理少卿文宗弟文舉亦有才幹歷尚書比部二千石郎中定州長史帶中山郡守卒於太尉長史文宗從父兄楷字邠延有器幹善艸隸書歷尚書左民部郎中治書侍御史長樂中山郡守京畿長史黃門郎假儀同三司齊滅朝貴知名入周京者度支尚書元脩伯魏文成皇帝之後清素寡欲明識理體少歷顯職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司徒左長史數郡太守光州刺史所在皆著聲績及爲度支屬政荒國感儲藏虛竭賦役繁興脩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迴換取捨頗有裨益周朝授儀同大將軍載師大夫其事行史闕故不列於傳齊末又有并省尚書隴西辛慈散騎常侍長樂潘子義竝以才幹知名入仕周隋位歷通顯云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聚積財賄敝於鄙吝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爲俱美士人君子可不慎與

贊曰惟茲數賢幹事貞固生被雌黃歿存縑素封及源許終爲身蠹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終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西川忠貞
氏南唐南唐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班固稱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之間因魏氏喪亂之餘屬爾朱殘酷之舉文章咸盪禮樂同奔絃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乎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神器顧眄斯在猶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蹈名教之地漸仁義之風與屬

疆場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竝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很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子王孫稟性淫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便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傳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艸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以

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疎濶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官之徒不遠千里伏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憇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齊制諸郡竝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負旣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都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總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閒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魁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竝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祥邢時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于魏朝博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

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竝服之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主元則竝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覲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今序所錄諸生或終於魏朝或名宦不達縱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所出郡國竝略存其姓名而已俱取其尤通顯者列於儒林云熊安生名在周史光伯元士著於隋書輒不重述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

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閒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武定中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爰及倉雅刪正

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顯祖受禪從駕還都天保初詔鉉與
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
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毋懷文等草定新曆錄尚書平原王高
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
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顯祖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
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王人將送儒
者榮之陽元懿宋惠振官亦俱至國子博士

刁柔字子温渤海人也父整魏車騎將軍贈司空柔少好學綜習經
史尤留心禮儀性强記至於氏族內外多所諳悉初爲世宗挽郎
出身司空行參軍喪母居喪以孝聞永安中除中堅將軍奉車都
尉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元象中隨例到晉陽高祖以爲永安公
府長流參軍又令教授諸子天保初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魏收

撰魏史啓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常所嫌憚又
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
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柔以爲無嫡孫立嫡曾孫不應
立嫡子弟議曰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子嫡子死以嫡子
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
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
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
猶行古公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
盾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
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
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
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

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出
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
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
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
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
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
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子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
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爲舅
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
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
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
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
名旣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
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夏卒時年五十六
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
竝虛美過實深爲時論所譏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敬憚
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
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
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
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史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
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
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
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交人事

郡守縣令每親至其門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竟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保中卒

劉軌思渤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也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爲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天統中

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武平末爲任城王潛丞相掾恒在京教授貴遊子弟齊亡後歸鄉里講經卒于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也少好學耽翫墳典遊學燕趙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

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

以被褥縑纈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民吏愛之以年老謝病歸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與儒者徐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受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

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河清初還冀州舉秀

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

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

晝又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在皇建太寧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天統中卒於家年五十二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解義爲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衆河間郡王每於教學追之將舉爲孝廉固辭不就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京依秀才策問唯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竝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天統初除國子博士世祖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

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旣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時時以春秋入授武平初猶以師傅之恩超拜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領瀛州大中正卒贈開府瀛滄安州諸軍事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於是亦封敬德廣漢郡王子元熙襲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事文藻以父故自青州集曹參軍超遷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者濟北人也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表買奴榮陽李超等齊名世宗

此人當入
思倖何
乃濫與

竝引為賓客天保八年敕授太原王紹德書除開府參軍後主在東宮世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為博士歷太子門尖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字遂正常侍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子瑜之女因此表裏恩遇日隆景仁多病每遣徐之範等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遷假儀同三司銀青光祿大夫食恒山縣幹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為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侍書餘官竝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顥希旨奏令總制館事除侍中四年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顥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除中書監以疾卒

贈侍中齊濟等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詔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為其慙悚子瑜薄傳父業更無餘伎以洪珍故擢授中書舍人轉給事黃門侍郎長息子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亢高門廣宇當衢向街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遊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人鄭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蹟索

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武定初本

郡貢孝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

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傅之禮會因此聞達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

為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恥於仕宦固辭暹亦識其意遂罷

鄭
鄭已
鄭

薦舉尋被尚書符追著作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皇建中轉加中散大夫餘竝如故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懦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虛發由是爲儒宗所推而貴遊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承聞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竝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曾令家人遠行久而不及其行還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令詣某處追尋果如其語每爲人占筮小大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

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不幸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慟會唯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年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時年七十六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既畏馬位望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齊安王廡武平初國子博士張雕中山北平人也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雅好古學精力絕人負篋從師不遠千里徧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

俗此何俗有
鬼物長易之
記

同姓六稱
宗室此考
時河此之
禮也

百數諸儒服其強辨魏末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子講讀
起家歿寇將軍稍遷太尉長流參軍定州主簿從世宗赴并除常
山府長流參軍天保中為永安王府參軍事顯祖崩于晉陽擢兼
祠部郎中典喪事從梓宮還鄴乾明初除國子博士遷平原太守
坐贓賄失官世祖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侍郎琅邪王儼求博
士精儒學有司以雕應選時號得人尋為涇州刺史未幾拜散騎
常侍復為儼講值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
侍讀與張景仁竝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
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
為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傾心相禮情好日密公私之
事雕常為其指南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為洪
珍謀主甚忌惡之洪珍又奏雕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

習言紀之云
雕正始尚時
貝珍誕豈事
吏史之材因
大伴也其
雕之非誕也
雕方勵精匪
以國宗為已
胡洪珍而為
長鸞遂以諫
死孔子言洵
民之多僻也
立辟也幸也
世臨死數十
尤可悲爾

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為博士雕自以出於微
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效以報朝恩論議抑
揚無所回避宮掖不急之費大存減省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
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上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
為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
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
則邕不如我其矜誕如此長鸞等慮其干政不已陰圖之會雕與
侍中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長鸞因譖之故俱誅死臨刑帝令段
孝言詰之雕致對曰臣起自諸生謬被抽擢接事累世常蒙恩遇
位至開府侍中光寵隆洽每思塵露微益山海今者之諫臣實首
謀意善形惡無所逃死伏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
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歔歔流涕俯而就戮侍衛左右莫不憐而壯之時年五十五子德冲等徙於北邊南安之友德冲及弟德揭俱死德冲和謹謙讓善於人倫聰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歷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爲中書舍人隨例待詔其父之戮也德冲在殿庭執事目見冤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孫靈暉長樂武強人也魏大儒祕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善籍多在焉靈暉年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唯尋討惠蔚手錄章疏不求師友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潼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爲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爲國子博士

授南陽王經王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爲猖蹙靈暉唯默默憂頓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爲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爲王師以子結爲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至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竝依所奏儒者甚以爲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恒爲綽請僧設齋傳經行道齊亡後數年卒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群書禮傳俱通大義有辭藻尤甚詩詠齊末陽休之碎爲開府行參軍隨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于大理司直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康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爲一篇酬答卽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子結以開府行參

軍擢為南陽王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遊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
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噉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
歡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為諮議云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黎陽
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為兗州刺史武都即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
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
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
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來竝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
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
後終於譙州刺史此外行事史闕焉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雜霸儒風未
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北齊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袁爽

韋道遜

江旰

陸豫

古道子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
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
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西川忠厚堂

氏國四庫

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翰筆寢牘未
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
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
鵷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
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
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
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彫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
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
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騫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
專心屏於涉求畫績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
足賢乎已也謂石為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若然游刃
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

習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儻於
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
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
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
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滂濫以成音故雖悲而不
雅爰逮武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
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
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竝為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
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有齊自霸圖云啓廣延髭雋開
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烟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
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孺河間邢子明范
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_音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

習學記云云
氏變風為諸雅
管梁時變雅在
夫篇什管
亂時移則息
什之變可過猶
存管止誘周卷
人為什能蓋林
字也自文林館
音人風靡不旋

踵而亡其後秀
志為周隋之用
士之雅合也與
之慶與相國
為殿士膚敏裸
將于京於後殿
有三仁兩首為
看

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季愔陸印崔瞻陸元規並在
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
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暉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
騫亦參知詔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
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為中書
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
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好諷詠幼稚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
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
陵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
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
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
推又託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

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
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
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乂太子舍人王邵衛尉
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表爽國子博士朱
才奉車都尉陸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
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
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愨之推等同入撰
例復令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
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并
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復
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
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

八字以此史
校補

此史陸
非陸孫
子名

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

廣武太守魏謩前西兗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顛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治中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騫並入館待詔又敕右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時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錄其姓名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略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錄者存之

篇末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鴈門咸陽太守治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通出爲防河別將守滑臺永安初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暉李象鴻勳並爲子使除東濟北太守以父老疾爲請竟不之官後城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

習學禮云云祖鴻勳立身有本末與陽休之書文雖不爲視拂

愈進字解選家
其可存也使探
極原亦追記雅
頌只是馳騁於
末流多益也

解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
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
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
風艸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烟共霄氣而舒卷園
中桃李雜椿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
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
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
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襪出
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
吾生旣繫名聲之韁鑣就良工之剗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
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
漢摛藻期之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

夫崑峰積玉光澤者前毀嵒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
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
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旣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旣覽
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飜然清尚解佩捐簪則
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杖攜酒登巖舒席平山
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
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梁使將至敕鴻
勳對客高祖曾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
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群書有才思文
議之美少與趙郡李譽齊名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魏安豐
王廷明鎮徐州署廣長流參軍釋褐盪逆將軍爾朱仲遠牒爲大

將軍記室加諫議大夫荊州行臺辛纂上爲行臺郎中尋爲車騎
府錄事參軍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
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平陽公淹辟爲中尉轉侍御史顯祖
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
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見一人出吾身
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怗不樂數日
便遇疾積年不起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
平無私爲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曾薦畢
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敘其族人
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衡性至孝
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學常^爲兄仲優饒

旣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
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
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史縣令
裴鑿蒞官清苦致白雀等瑞上清德頌十首鑿大加賞重擢爲主
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
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暹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
金馬何必深山蒿廬之下遂借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誨
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
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參軍也旭目之
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世宗崩暹徙於
邊裔賓客咸散遜遂往陳留而居之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
事參軍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五年已貢

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議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仕非遠遜竟還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潁川又引遜兼潁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會朝堂對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聞罷詔不報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孝謙對曰臣聞巡獄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于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

淮將作準
必考尼而表
素子才學
封禪可

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表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包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旣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雷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雷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

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
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
死于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
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官孝謙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
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
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
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
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
毀肥遯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
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_子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
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
受天明命_辰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_辰
而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
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
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
里相秦名存雀錄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
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
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
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日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
庫靡遺_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
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
台星坼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
道兩教孝謙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
爲稱詣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

玉簡金書神經祕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
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係
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
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
或不死江璧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
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
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
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
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
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
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
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鷲沐時雨而群飛

不取未
詳今也
庶幾
無此語

臺上銅鳥愬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
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蓐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
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
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
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公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
刑罰寬猛孝謙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
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
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
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
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
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朝追怨張蒼
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

孝南經
本作巡

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科間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坐翹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冤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旣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應孝謙對曰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祕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楂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翟_火造化之理旣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

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號公涼德虜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擢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二十二月清河王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顯祖納貞陽侯爲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來五日得修等報書岳因與脩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

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群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卽欲刊定必籍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爲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爲其府佐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年有詔超除員外將軍後世祖鎮鄴召入司徒府管書記及登祚轉授主書遷員外散騎侍郎天保初病卒

劉遜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也祖芳魏太常卿父馘金紫光祿大夫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遊善戲謔郡辟功曹州命主簿魏末徵詣霸府世宗以爲永安公後開府行參軍遜遠離鄉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成務於宴集遜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姦事免十餘年不得調用明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皇建元年除太子洗馬肅宗

崩從世祖赴晉陽除散騎侍郎兼儀曹郎中久之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寵要逃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尋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如散騎常侍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逃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儀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世祖崩出爲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爲仁州刺史祖珽旣出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時被戮時年四十九初逃與珽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爲弟俊聘珽之女珽之將免彥深等也先以告逃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由此疑逃告其所爲及珽被出逃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所制詩賦及雜文文筆三十卷子逸民開府行參軍逃弟睿少聰明好文學天統武平之間歷殿中侍御史兼散騎侍郎迎勞陳使轉尚書儀曹郎周大象末卒於黎州治中子玄道有人品識用定州騎兵參軍逃從子顓字君卿祖厥魏尚書爲高祖所殺顓父濟及濟弟琰俱奔江南顓出後武定中從琰還北琰賜爵臨穎子大寧中卒于司徒司馬顓好文學工艸書風儀甚美歷瀛州外兵參軍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除大理司直隋開皇中鄜州司馬卒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後主卽位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滅年卒

顏之推字介珉，琅琊臨沂人也。九世祖舍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群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繹以為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屢被囚送建鄴。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薦往弘農，令掌其兄平陽王慶遠書翰。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盼。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

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為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為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顥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

習與之化之云類
推其博矣
觀我生賦不失
雅曰一傳
梁言同事可
以致正非江南
之士所能及也
其子予一生而
三仁備茶苦而
夢辛及自東
晉之違類字
系于江湘云
讀之羞痛不
能已者人雖
未有其志
獨於今為不

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為平

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

為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竝行于

世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其詞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沉奧之茫

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

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

祥旄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灑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為龍荒

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晉中宗以琅邪王南度之推琅邪人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

金陵之舊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

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葉頹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馭惡

於有梁養傅翼之飛獸梁武帝納亡人侯景授其命遂為反叛之基子貪心之野狼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為嗣

生昭明後正德還本特封臨賀王猶懷怨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初召禍於絕域重發豐於蕭牆正德求征侯景

至新林叛投景景立為主以攻臺城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鍛向王

路而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搯吭嗟將相之骨骸皆屈體

於犬羊臺城陷援軍竝問訊二宮致敬于侯景也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

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東晉之違

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

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孝元帝時為荆州刺史授犀函與

鶴膝建飛雲及舩艦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餽於衡陽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

竝隸荆州都督府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亡而弟及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為太子逮皇孫之失

寵歎扶車之不立皇孫驩出封豫章王而薨間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

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河東岳陽皆昭明子遽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

子既損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孝元

東不供舩艦乃遣世子方等為刺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群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為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即擁

眾襲荆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行路彎弓而

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且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

事殷謬見擇於人群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

功加鎮西非社稷之能衛僅書記於階闥罕羽翼於

風雲及荆王之定霸始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

汭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濫充選於多士在

參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廁六友之談說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民英等與世子遊處

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緊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欲

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中撫軍時年十五憤敷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

名仗禦武於文吏以虞預為郢州司馬領城防事委軍政於儒生以鮑泉為郢州行值白波

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白詡拱以臨兵任約為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

之舟艦弊漏軍饑卒疲數戰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郢州城預無備故陷賊莫不變暖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

將睥睨於渚宮先憑凌於他道景欲攻荆州路由巴陵懿永寧之龍蟠永寧公王僧辯據巴

陵城善於守禦景不能進奇護軍之電掃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於赤亭胡景退走大潰犇虜快其餘毒縲囚膏

乎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囚以還

都剝鬼錄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時解衣訖而獲全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

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背距之鵬鳶積假履而弑帝憑衣霧以

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臺城陷後梁武曾獨坐歎曰侯景於文為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二月

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棄城逃竄是二百二十日尹天道繼大數故文為百日言與公孫述但稟十二而旬歲不同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

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廬鼓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

莫懸野蕭條以橫骨邑聞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在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

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覆五宗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公主子女見辱見讎

經長干以掩抑長干舊顏家巷展白下以流連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深燕雀之餘思感

桑梓之遺度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邊西土之有眾資方

衛下南
雍本有
仍注及
以童汪
嗣錫四
字

叔以薄伐永寧公以司徒為大都督撫鳴劔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罕千里追其飛走

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郵支於北闕既斬侯景烹屍于建業市百姓食之至于肉盡斷骨

傳首荊州懸于都街弔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

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侯景既平我師採檣失火燒宮殿蕩盡也指余擢於兩

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官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

忝黃散於官謗時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也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秘閣書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為正御副御重維三

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吏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蓋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崇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時參柏梁之唱顧甌甌之不算濯波

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陸納兼岷峨之自王武陵王竚既定以鳴鸞脩

東都之大壯詔司農卿黃文超營殿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秦兵繼來守金城之

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孝元自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頗為厭勝被圍之後每歎息知必敗徒有道而師直翻無

名之不可抗孝元與宇文丞相斷金結和無何見滅是師出無名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燭溥天

之下斯文盡喪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憐嬰

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棄艸踣於塗而受掠冤乘輿

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雲無心以

容與風懷憤而膠恨井伯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留釧之

妻人銜其斷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於

胡顏牽痲痕而就路時患脚氣策駑蹇以入關官疲驢瘦馬下無景而屬蹈上有

尋而亟蹇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龍之

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

偕沒切仙宮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代之州壤接耳目

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思於

江湖將取獎於羅網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

愁臨芳罇而無賞日太清之內覺彼天齊而外侵始感國於淮滸

愁臨芳罇而無賞日太清之內覺彼天齊而外侵始感國於淮滸

遂壓境於江潯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獲仁厚

之麟角尅儁秀之南金爰眾旅而納主車五百以復臨齊遣上黨王煥

貞陽侯明為主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竊聞風而

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著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聞梁人返國

丙子歲且筮東行吉不過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吉也警欲秦而更楚假南路

於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响陽度山

載而谷沉侔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昏揚舫于分陝曙結纜

於河陰水路七百里追風颺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遭厄命而事旋舊

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至鄴便值陳興而遂留滯

於漳濱私自怜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惡翠鳳之高峙曾微令思

之對空竊彥先之仕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齊武平中署文林

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以時

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郎也款一相之故人故人祖僕射掌機賀萬乘之知己祗夜語之

見忌寧懷啟之足恃諫譖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勝

寒用去薪而沸止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構創痛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

所知如舊不忘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脩亦佞臣之云

使武成奢侈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于廁中禪衣悉羅縷錦繡珍

珍等為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惜滌絲之良質惰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

而亂起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誠怠荒於度政惋

驅除之神速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寔

未改於弦望遂及都而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

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犇逐無寒瓜

以療饑靡秋螢而照宿時在季冬讎敵起於舟中胡越生于輦轂壯

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屍狼藉其如莽血玄黃以成谷後主犇

王延宗收合餘燼於并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之降周者皆以虛實故留至明而安德敗也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

慟哭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除推之為平原郡據河津以為犇陳之計斯呼航而濟水

郊鄉導於善鄰約以鄴下一戰不尅當與之推入陳不羞寄公之禮願為式微之賓忽成

言而中悔矯陰疎而陽親信諂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疎間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曩九

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溘屯趙郡李穆叔調妙占

天文算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孝元

覆滅至此而三為亡國之人鳥焚林而鍛翮魚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

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於天真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

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入

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向使潛於艸茅之下甘為畎畝

之人無讀書而學劔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

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

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

思魯次曰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為序錄

袁奭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昂之孫也父君方梁侍中奭蕭莊時

以侍中奉使貢莊敗除琅邪王儼大將軍諮議入館遷太中大夫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曾祖蕭隨劉義真度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

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儒竝早以文學

知名道密魏永熙中開府祭酒因患恍惚沉廢于家道建天保末

卒司農少卿道儒歷中書黃門侍郎道遜武平初尚書左中兵加

通直散騎侍郎入館加通直常侍

江旰字季陽濟人也祖柔之蕭齊尚書右丞叔父革梁都官尚書

旰梁末給事黃門郎因使至淮南為邊將所執送鄴稍遷鄭州司

馬

穆時名公儲調字於

馬入館除太尉從事中郎轉太子家令齊亡逃還建鄴終於都官尚書

睦豫字道閑趙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道閑弱冠州舉秀才天保中參議禮令歷晉州道行臺郎大理正奉車都尉入館遷員外散騎常侍尋兼祠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洛州司馬豫宗人仲讓天保時尚書左丞

朱才字待問吳郡人蕭莊在淮南以才兼散騎常侍副表奭入朝莊敗留鄴稍遷國子博士諫議大夫齊亡客遊信都而卒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齧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答云我郝知許當是正疑是麀尾耳入館除符璽郎後以年老家貧出爲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粲交款粲死仲

舉因至其宅爲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詞甚悲切世稱其美

蕭愨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太子洗馬

古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彊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表奭等俱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愨工於詩詠愨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賞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睿哲之君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隱為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厭淫虐不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寧以後風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未能卓爾不羣斯固彌可嘉也今掇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府引為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為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三軍嘗令宣諭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最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喻公旨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為福乃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累遷為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駁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從軍北討屢有戰功尋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霽霽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

河太守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祿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惟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除東郡太守卒官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爲廷尉以之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正

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親勅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與之抗銜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勅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怒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竝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世良從子孝玉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段孝言開府參軍又薦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

步史云周大
象末預尉回
事殊死

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後帶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竝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清息官民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柩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寮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之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勦力庶有濟乎未幾

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因瘦而死韶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旣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韶高祖之壻也仁之後爲兗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宜銓舉之他人不可信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歎荅曰稟性愚直唯知自修無他長也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行復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尋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麥一

莖五穗其餘三穗四穗共莖合郡人以為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守伯謙少孤貧善養母高祖
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曰清直奉公真良佐也遷瀛州別駕
世宗以為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
用相授族弟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察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
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
因誦民為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既稱
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以
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
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決後為銀青光祿_{大夫}卒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

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
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
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彊盜長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竝已拷伏
失物家竝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
融等十餘人竝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
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瓊累遷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
吏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
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
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密
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鄰郡富
豪將財物寄置界內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
劉黑狗構結徒侶通於滄海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

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
一杯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研為濟州沙門統資
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
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
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趙頴曾
為樂陵太守八十致仕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頴恃年老
苦請遂便為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至門問
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
援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眾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
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眾人莫不灑泣
普明弟兄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
衛顛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

習字記之云世良獄
內稽生梳梳蓬若
六月每日衙門
齊並後訟名
度每盤月預下
俾領度樣於部
內此則必不以廣
量厚織病民如
日備吏之譽而
吾記有跡殊為檢
托不冬為失職
具之尤恐此為

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又蠶月預下
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
縣長吏常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
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
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餒
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
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
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
無所受尋起為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述曰既直且正
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酷於
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
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民譽者非至公祐荅言若爾黃霸龔遂君

術

之罪人也後有勅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
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
有違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
郎中趙州及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
尚書省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
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怨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
決無疑蘇珎之遷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
一百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
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
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欸引道俗歎伏舊
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
請通糴淮南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
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豹體貌魁岸美音
儀釋褐開府參軍兼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
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
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責恐非禳所能解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
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遷樂
陵太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豹階庭簡靜囹圄空虛郡治瀕海水
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
井味復鹹齊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疾終於家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釋褐開府參軍勅用土人
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
欺然至康平爲吏民歎服擢爲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

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荅勢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隋大業中卒於冀氏縣令甘泉趙國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

北齊書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邱玠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夫人之性靈稟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佩韋絃者鮮矣獄吏為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網漏寰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馭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邱玠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邱玠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拜為長史性嚴暴

西川中鳳章氏閣南甫

求取無厭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珣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爲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爲勃海太守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王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孝莊卽位除左中兵郎_中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暝不謝王理卽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來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

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卽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琚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_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言彧賜怒更甚臣旣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勅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

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
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
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
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
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
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
是啓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
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
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
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
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
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
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
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
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
色挫辱已遂枉考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
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
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
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姦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
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
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
義雲遞相糺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
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
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

遊道竝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
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
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污未露而姦詐
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
分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
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
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
逐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略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
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
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
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敝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
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

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
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
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遊道
而判之曰遊道稟性道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人物往與郎
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凌侮朝
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遊道
不肯曰此令命所着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天
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
吏返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
碑表不求贈諡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
同三司諡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
彈紕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

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建義勲意將舍忍遊道疑陳元康
爲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囑文襄怒於尚書
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
君遊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
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
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襄事爲司州綱紀與牧樂昌河西
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
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
旣而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帡待之握手歡
謔元顥入洛將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
遊道爲獎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廻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尉
廡結交託廡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

此其
於作共
尉史
劉

客告市司得錢五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
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勅至市司猶不許遊道杖
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獎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
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
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
必無情構嘗因遊道會客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
爲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
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
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
卧如夢者見遊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
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素
士約士慎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

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
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
侍常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
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
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參機密士約亦爲善士
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斐性殘忍以強斷知
名世宗引爲相府刑獄參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天
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
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
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
官人罪失動卽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爲盧校書

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陁兒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
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
相以爲稱職令普勾爲官專以車輻拷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
曾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
怨望竝無所問乃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鞠威名日盛文
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
然豪橫不平頻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
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
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
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
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

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聞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儲備設尅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爲矯詐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五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已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勅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持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譙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疎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卽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無所不至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卽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鏡吹至於案部行遊遂兩部竝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爲人所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

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
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朝野為郎時與左丞宋
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
所荅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為家尤甚子孫僕隸常瘡痍被體
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榜掠無數為首着籠頭
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
佩刀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
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世祖令舍人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
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具
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
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弃屍漳水

北齊書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終

西川中鳳
氏書向開甫

北齊書卷四十八

西川中鳳
氏書向開甫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
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

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為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公琛猛性方直頗
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刺史卒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書叡少好弓馬有
武幹為高祖帳內都督從破爾朱於韓陵累遷開府儀同驃騎大
將軍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為時論所鄙皇建初
封東安王高歸彥反於冀州詔叡往平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
關叡率軍赴援頻戰有功擒周將揚擲等進大司馬出總偏師赴
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坐免官尋授太
尉薨

爾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四胡敗
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

賓客既藉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
仲禮房子建等深相愛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
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帛任胄令
仲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為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為
主為任氏家客薛季孝告高祖問皆具伏以其姊寵故止坐文暢
一房弟文略以兄義羅卒無後襲梁王以兄文暢事當從坐高祖
特寬貸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世宗嘗令章永興於馬上彈胡
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
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世宗愴然曰
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凌忽平秦
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請文略殺
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于文宣繫于

竹字終
衍神武
紀作打
簇

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之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余請爲其父作佳傳收論尔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鄭仲禮祭陽開封人魏鴻臚嚴庶子也少輕險有膂力高祖嬖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擢帳內都督嘗執高祖弓刀出入隨從任胄爲好酒不憂公事高祖責之胄懼謀爲逆賴武明婁后爲請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之長兄父希宗上黨守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睦姻好施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爲徒兵所害弟祖勳顯祖受禪除祕書丞及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楊王濟南廢爲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數坐贓免官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皆因內寵無可稱述卒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繼子肅宗元皇后之父也歷光祿卿天保十年大誅元氏肅宗爲蠻苦請因是追原之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延之魏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祖崩預參朝政封隴東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旣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座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間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爲三佞長仁私遊密席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爲章武守元亮等皆出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卧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徙孝裕爲北營建德守後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士開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令刺士開事覺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重

加贈諡長仁弟等前後七人竝賜王爵合門貴盛從祖兄長粲父
僧敬即魏孝靜帝之舅位至司空長粲少而敏悟以外戚起家給
事中郎黃門侍郎後主踐祚長粲被勅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
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
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為八貴於後
定遠文遙竝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總武任長粲
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即位富於春秋庶事皆歸委
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為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
地為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為恨遂言於太后發其陰
私請出為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
亦憫然至州因沐髮手不得舉失音卒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終

西川中鳳堂
氏書回甫甫

北齊書卷四十九

西川中鳳堂
氏書回甫甫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竝錄之以備方伎云

由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白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儒業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爲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僊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部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祕尋爲顯祖追往晉陽至遼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歸周隋初乃卒又有張遠遊者顯祖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顯祖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人少好學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飛符上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

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王爲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其後每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算術爲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每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爲館客授參軍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旣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卽不動也不爲時所重竟不行故此法遂絕云芳又撰次古來渾天地動欹器漏刻諸巧事并畫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芳又私撰歷書名爲靈憲歷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末任北平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是時魏武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竝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鄴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爲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又有荆次德有術數預知爾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

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也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惜之邛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爲火陣我爲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岳告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還岳至京尋喪顯祖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遂布算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顯祖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魏武帝之將卽位也使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得久也終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將起兵每宿誓令遵世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趙郡王奉太后令以遺詔追世祖及卽阼授其中書舍人固辭疾

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爲館客高祖崩於晉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於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遽登車顧云卽以

此地爲定卽義平陵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人喜出後和謂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入土矣豈得言吉果以凶聞至和太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常遊王侯家世宗自潁川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玉於道旁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北垂鼻涕者顯祖旣卽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抹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竝亦貴而各私搢之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以啓帝帝怒召之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

其妻曰我今去不還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旣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吳士雙盲而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搢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爲我羣奴猶當極貴况吾身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府參軍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而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難十四健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旣而武

成崩年三十二也

已見其位
王延宗傳
此重出

綦母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邛山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高祖遂改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又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不能截三十札也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以瑩刀懷文官至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城人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卽承之也

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荅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患傷寒嗣明爲之診候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邢竝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卿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

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朞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
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鷲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
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篋和醋以塗腫上無
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
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
萬諸名醫多尋榜至問病狀不敢下手唯嗣明獨治之其病由云
曾以手將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三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
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
明為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此更作
手持必
謂

北齊書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終

北齊書卷五十

西川中園舊
氏園園南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甚哉齊末之嬖倖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居台鼎之
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閹宦蒼頭廬兒西域醜胡龜茲雜
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

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
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
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
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
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免夫被髮左衽非不
幸也今緝諸凶族爲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尤其是亡齊之一物醜
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
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郭秀范陽涿郡人事高祖爲行臺右丞親寵日隆多受賂遺秀遇
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爲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
無成人子弟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
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已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揚愔詐脅令其逃
亡秀死後愔還高祖追忿秀卽日斥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
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孝靖嘗夜中與朝賢講集命安看
斗柄所指安荅曰臣不識北斗高祖聞之以爲淳直後爲儀州刺
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
世祖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參軍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
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嘗謂王
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
愛如此顯祖知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
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軍長廣王請之也世祖踐祚累除侍中加
開府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呂芬詣宅晝夜扶侍
成服後方還其日帝又遣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見親自握手愴

習學禮云云
用說言云云
斯趙高用此
詐二世與士開
智愚有異其
相意不約而
何也

測下泣曉喻良久然後遣還并諸弟四人竝起復本官其見親重
如此除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
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獻欬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
因不復飲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世
祖云自古帝王盡為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
意作樂縱橫行之節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
辦無為自勤苦也世祖大悅其年十二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
開人侍醫藥世祖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士
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
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謀
出土開引諸貴人共為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
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

杜口冒死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耶
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或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叡等或投
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共詣雲龍門
令文遙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太后曰梓宮在殯
事大恩速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竝拜謝更無餘言太后及
後主召見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
大臣皆有覬覦心若出臣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令士開為
州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然
之告叡等如士開旨以士開為兖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
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條諸寶翫以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
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謹具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
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實稱

謹見
子生

本意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
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先帝一旦
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
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土開
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
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僕射
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除尚書令
錄尚書事復本官悉得如故世祖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槩又出
入卧內無復期依遂與太后爲亂及世祖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
儼惡之與領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高舍洛
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士
開入殿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前把士開手

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勅令王向臺遣兵士防
送禁於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
簿錄其家口後誅儼等上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復其
子道盛爲常侍又勅其弟士任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
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太宰如故士開稟性庸鄙不闕書傳發言
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
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
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值疾醫進云王傷寒極重進藥
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不須疑惑
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其傾朝廷也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問賢愚無不進擢而以正
理干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旣得免罪

卽命誨喻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婆母陸令萱嘗配
 入掖庭後主繼祿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姊遂大爲胡后所昵
 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
 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蕪無所不爲寵遇彌
 隆官爵不知紀極遂至錄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
 養之爲母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此卽齊
 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
 令萱母子勢傾內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予奪
 不可盡言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
 小皆棄市籍沒其家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肱爲庫典從征討
 以功勤擢爲武衛將軍肱妙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
 爲世祖所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爲之言彌見親
 待後主卽位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除并省尚書令
 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
 士開旣爲世宗所幸多令在東宮侍後主所以大被寵遇士開死
 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
 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
 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
 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牆面如此又爲右丞相餘如故周師
 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肱
 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至乃
 奏知明早旦卽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一圍及軍赴晉州令肱率

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謂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以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迴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告稱那肱遣臣招引西軍今故聞奏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太行○後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

關仍遣覘候每奏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軍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公爲隆州刺史誅初天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愚僧阿禿師於路中大叫呼顯祖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是時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顯祖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後主卽位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強弓長矛無容相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

鳳咎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寶仁尚公主在
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昌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軍國要
密無不經手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
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
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
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因愁爲君臣應和若此其弟萬歲及
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
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
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卽語云僕射
爲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
匠爲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
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
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勅入內尋詔復爵從後主
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
等冤酷皆鳳所爲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
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
於隴州刺史

韓寶業盧勒又齊紹竝高祖舊左右唯門閹驅使不被恩遇歷天
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又等或
爲中常侍世祖時有曹文標鄧長顓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
顓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後寶業勒又齊紹于徵竝封王不
過侵暴於後主之朝有陳德信等數十人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
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
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十人又皆封王開府恒出入門禁往

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莫不發言動意
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踰巨萬丘山之積貪去無厭猶以波斯狗
爲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
卸廳諸闈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
并騎飛鞭競走數十爲羣馬塵必坐諸朝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
聽趨避不敢爲言高祖時有蒼頭陳山提蓋豐樂劉桃枝等數十
人俱驅馳便僻頗蒙恩遇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
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珎皆
爲王尤爲親要洪珎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又有史醜多之徒胡小
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封王諸宦者猶以宮掖驅
馳便煩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蒼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
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
深險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
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
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通言於後
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
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
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捶
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至是乃思
此月

康熙庚子五月借學徒爲子道南雍存對校者粗加是正顯祖紀
至脫一葉李繪傳後十三行刻滅象以此後生於讀史亦可不
必求舊刻即據此志有南雍存誤而此本是名上者亦有存誤者
吳以國賦全續一處雖黃尚也一也也又記

行書卷五

列傳第四十二



